

散文

北国南疆的雪

■王天瑞

我猜想，凡是上过学、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大都写过雪。古人写雪、今人写雪，伟人写雪、凡人写雪，文人写雪、武人写雪，老人写雪、小孩子写雪……写雪的文章能堆山填海。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多么俏丽！多么美妙！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多么磅礴！多么雄壮！听：“我爱我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你的舞姿是那样轻盈，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你是春雨的亲姐妹哟，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多么情深！多么意长！

我也想写雪，可又不知应该怎样写雪。我曾穿行在北国南疆的深山老林里，也曾沐浴在北国南疆的风雪里，说起雪，还真有不少想说的话哩！

我随部队驻守我国东北十年，先后走过长白山、大兴安岭、完达山。我体悟过，什么叫“冬天”，什么叫“北风”，什么叫“大雪”，什么叫“寒冷”。那是一个风雪过后的太阳照耀的大晴天，我把刚洗好的衣服挂到屋外的铁丝上晾晒，一不小心手碰到了铁丝，只听刺啦一声，手冻在了铁丝上。我下意识地用力一拽，又刺啦一声，立马撕掉一层皮，鲜血呼呼地流了下来。虽然

战友们也都知道，冬天在室外，皮肤是不能直接接触金属铜铁的，那样皮肤就有被冻伤的危险，可很多人还都曾这样被冻伤过手。

从一进入冬天，东北人就离不开“四皮”了——皮大衣、皮手套、皮帽子、皮大头鞋。大雪飘飘。大雪飞舞。大雪呼啸。大雪有时一下三天五天，有时一下十天半月，断断续续从当年的十月中旬下到第二年的四月中旬，平地积雪一尺、二尺、三尺。十冬腊月，温度降到零下20度属于正常天气，零下30度不断出现，零下40度50度偶有发生。江河水结冰五六尺厚，河道变成了水上公路，爬犁、摩托、汽车在“公路”上奔跑，我们的坦克、装甲车也时常在“公路”上飞驰。山里人就躲在屋里火炕上打牌、下棋、喝酒、侃大山。

风如刀、雪如箭、冷如鞭……每天，我和战友们肩负重任去巡逻，眺望着风雪迷漫的完达山，注视着风雪迷漫的乌苏里江……信念更坚定，意志更坚强。有时，风弱了，雪花好像亲人的纤纤细指，温存地抚摸着我们的脸，传递妙不可言的相亲相爱。有时，风停了，雪花也宛若万千玉蝶飞累了、舞够了，悄悄依偎在完达山怀抱里，倾听母亲那无比轻柔的心语。有时，太阳出来了，雪的山雪的河雪的树，晶莹洁白的雪把神圣的边境线装扮得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珍宝岛，犹如一颗明珠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的冰面上熠熠闪光。我们紧握手中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走向前走……

走着走着，我就随部队从北国的珍宝岛战场走向了南疆的老山战场。昆明“四季如春”。老山位于昆明之南，位于北回归线之南，属于热带气候。那里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花枝不断四时新”，植物们一年到头绿色蓬勃地生长着。当地人说，他们很少见到雪，有时几年才能见到一回雪花。那年春节前，天气剧变，阴云密布，北风怒号。我来到云南也第一次穿上了线衣。一天上午，天空飘起了雪花，还没有米粒大的雪花轻轻柔柔地飘飘洒洒。我驻扎的平寨，人们倾家而出，蹦的跳的笑的闹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热闹非凡。人们说，这雪是欢乐的雪，是喜庆的雪，是吉祥的雪。其实，一个上午，那雪才下薄薄的一层纸厚。中午当太阳露脸一笑，那雪就立马化成一股轻云，飞向高天。

瑞雪兆丰年。今年入冬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下过三场雪了，虽然不是特大，却也漫天皆白。中原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原经济区，岂不正是“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我大踏步走在白雪皑皑的颍河大堤上，遥望远方，心潮起伏……



麦收前的寂静(外二首)

■申艳

无风，无云。午后的村庄假寐
大地沉入麦收前的寂静

炊烟没有迟到之说
适时成为村庄均匀的呼吸
喜鹊衔起其中一缕
扇了几下翅膀就到了半空
谁的天堂如此的近

我的心跳突兀
仍不及几只蜜蜂的嗡嗡声
如果被它们蜇疼
我会产出蜜来
它们却绕开我飞走了

我的羞愧滴滴答答地
落在田埂上
麦粒大小的一点点红，一点点紫
在绽开
并不是意外的响动

麦茬也是一望无际

被收割机拦腰斩断
麦子归仓，留下麦茬也是一望无际
黄金色依然铺到天边
地平线好像矮了些

寂静在寂静里
听不见哪根麦茬
于断管中吹出异样的声音
所有的麦茬依然朝上，承接
阳光射进狭窄的茎管
以集体的站立铺满平原

灭茬机隆隆开过来，寂静逃逸
大地微微颤动。似乎有脚步声
从更远的地方传来
有些迟疑，却也透着急切
盛夏
手搭凉棚的农人已经在等你

槐尺蠖

—
尺蠖蠕动，在村口的
百年老槐上，在叶片残留的淡香里
从有病的枝条转移
另一枝条也开始轻微地呻吟

叶片稀疏
筛落的光点飘忽不定
倒置了尺蠖的梦幻花园
偶有小雀一声轻啼
仿佛神的旨意，老槐也在颤栗

—

新的挣扎，垂在
吐出的一根丝线上
让一个下午不安，让行人不安
更多的是
在不定向的风中悬着
自己的
命

—

农人出入自己的村庄
我站在村庄之外，看槐树
枝条上细微的变化
看几只尺蠖垂吊在
它们的槐树上

散文诗

散文诗四章

■赵红丽

你。与你相识、相知、相爱。

陪你一起赏清风明月，一起看云卷云舒。
海边追逐浪花，山林静听鸟鸣。看山青翠，看花倾城。

等我们年华老去，两鬓染霜，菊花开满整张容颜，你依然疼我、怜我，一如从前。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简单，朴素。

毒药

一朵朵如血般艳丽、妖冶的罂粟，肆意地绽放在秋野，散发出奇异的幽香，带着丝丝魅惑。

微凉的风儿，轻轻卷起我白色的裙裾，一只蜜蜂在花蕊里醉生梦死。

想起一种叫“毒药”的香水，令无数红尘中的女子爱如珍宝。原来，越是有毒的东西，越让人难以抗拒。

爱一个人也是如此。明知道没有结果，还是忍不住做一只扑火的飞蛾。就算粉身碎骨，依然会含笑饮鸩止渴。

爱情真的如罂粟，是一剂致命的毒药。

来来往往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清澈透明的沙颍河波光粼粼。

芦花纷飞，浅草斜阳。几只白鹭在点点渔船船上空盘旋、飞翔。

喧嚣的车辆人流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

心底突然一阵潮湿，莫名地涌起一丝忧伤。

新欢笑了，旧爱哭了。老的去了，新生儿接踵而来。

生命、爱情、职业，一切的一切都一样匆忙，来来往往。

散文

跳 绳

■绿柳菲菲

时机，有好几次，冲到了绳子边上却又跑开了。下课的铃声很快响了，妞妞却始终没敢跳进那飞舞的漩涡。

晚上，妞妞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怎么也睡不着。“怎么还不睡啊，妞妞？”“今天玩跳绳，别的小朋友都会跳，可我就是不敢跳。”“哦，原来你和妈妈小时候一样啊！”妞妞的妈妈就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玩跳绳的故事。

小时候，我们的地头场地里，麦收以后一般都不种其他的庄稼，因为碾了一场又一场麦子，地已经硬实了，种其他的庄稼一般都收成不好，庄户人家也嫌地片小，牵着黄牛套上铁犁，扶着犁把手划几遭，再用铁锹培成一垄垄高高的埂，买些红薯苗种上。孩子们在渴盼，一盼红薯快快长，爬过沟渠，长出长长的藤蔓，可以用来做跳绳，二盼红薯地里裂开缝，好挖脆甜的红薯吃。

到暑假的时候，红薯苗就拖着长长的秧爬得满地都是，葱郁的绿叶，紫红色的藤蔓，织成绵绵的绿锦缎，这个时候就要经常去翻秧子，不然红薯结得小老鼠一样大。我总是自告奋勇来完成这个任务。

吃过早饭，太阳还算温柔，凉凉的风吹着，我就一溜烟地跑到地里，脱了鞋子，挽起裤脚，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用小手把秧理顺了，硬生生地把须根扯断，小茎们发出轻轻地抗议声，然后就敞着白白的细须到另一个方向去晒太阳了。我总是一边翻着，一边留意着有没有

长点儿的红薯藤，有时候好运气，够做一个单跳绳，就毫不犹豫地截断，去除枝叶，切断处汨汨地涌出白色的汁液，散发着清凉的甜香，一段长长的绿绸带就宝贝似地勾着魂了，干完活就跳着绳子往家奔去。

过不多久，红薯秧又爬得比以前更加葳蕤，经了几场夏雨，根也扎得更深了，有时候用手拽不动，就拿一根结实的长棍子理顺了翻过去。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可做大绳的藤条了，欢喜地截了，拿回去，喊几个小伙伴，就玩起了大绳。

青红色的藤蔓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听着很是悦耳。第一次跳的时候，和妞妞一样，特怕绊倒，可是看到别人轻松自如地跳来跳去，心里羡慕得急了，“别人能跳，为什么我就不会呢？”一次狠下心来，一闭眼跳了进去，绳子从两边分开飞舞，原来一下子把红薯藤绊断了，我还以为跳了过去呢。刚从地里抽的藤条脆生生的易断，如果在阳光下晒晒，倒越发结实了。我们在断开处打了个结又继续跳了起来，第二次再往里跳的时候，倒不像第一次那么害怕了，瞅准飞过来的绳子，一跃身跳了过去，听着响声，估摸着节奏，一下子跳了好几下。

妞妞听了妈妈的话，第二天跳绳的时候，等绳子从脚旁飞过，就跃起身子，跳进了上下翻飞的圆弧之中……妞妞感觉到跳绳一点也不难，难怪在没有挑战自己的决心。